

天涯旅伴

陈表胜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玉林之花

天涯旅伴

陈表胜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广西民族出版社

天涯旅伴

(小说集)

陈表胜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去勢明，蘇園那賊必至，銀帥入民宅十三。由蘇宅
帥(桂)新登字 02 号 本所即就不設也，生風蘇
宅與口承重，口第往回傾否，靜柔知些有賊至，蘇
賊出下某蘇和，銀帥入民宅十三。長細粉快合
銀帥和育，入民宅十三。丁白介一蘇和今至以視
。育紫也
蘇和賊必又蘇和取个一中主入吳，十三拉入
宅八十蘇自自對代替味，靜柔天演口是蘇。蘇門帥
。蘇門个蘇蘇蘇天蘇非，傾否，並養靜蘇靜一

天涯旅伴(小说集)

陈表胜著

玉林地区文学丛书
潘大林 李芳新 主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颜上月

广西玉粮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6 字数：100000
印数：1—1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3-3006-5/I·777 定价 5.00 元

序

潘大林

我与阿表(朋友们都这样称呼陈表胜)虽是容县老乡,但直到85年才有第一次握手的机会。那年夏天,《金田》杂志在桂平开笔会,从北京请了几位作家、编辑来讲课。当时,玉林地区稍有名气的青年才俊们几乎都去听课了,容县的作者就住在大礼堂后面。因为忙于接待、讲课的事,我与老乡们匆匆见了一面,其中就包括阿表。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只给了我一个约略的印象:20出头,威猛壮实,却带着近视眼镜,一副粗中有细的模样。后来,我有空到容县去,在登高岭那个山头的看守所里找到他,他当然不是犯人,而是看守犯人的干警。我在他那间卧室兼书房里,看到了叠床盈壁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听他慷慨激昂地背诵起苏东坡的《前赤壁赋》,知道他很是读过一些书的,遂不以一般舞枪弄棒的粗人视之。

说起来,我们还有一点缘份:我高中里的语文老师何如之,后来调到阿表所在的那个乡,也教过他的语文,我们的作文,先后都得到过何老师的赞赏。如之老师的素质颇高,讲课时又十分投入,业余还经常为县文化馆写点东西。记得他当年讲忆苦思甜的《两块银元》那一课,声情并茂,涕泪俱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出师门,按说阿表

应该叫我师兄，但他在公开场合，对我却一直不怀好意地谬称老师，按眼下社会的价值取向，这显然深有贬意。

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敢看轻他的作品。

他警校毕业后，曾到乡下派出所呆过一段时间，独自主持全乡洋洋数万之众的治安，既是官，又是兵，抓过小偷，翻过死尸，审过妓女，追过逃犯。一次，为了追查某罪犯一枝黑枪的来历，他和一个同伴到海南，从东线到西线，把所有的风景点都追了个遍（这如同眼下某些到深圳考察的领导，“顺道”就会考察到香港、澳门乃至新、马、泰一样，不足为怪）……有了这种经历，他的作品一出手就有点份量，处女作《天涯旅伴》在《金田》86年第一期发表后，当年获得了《金田》笔耕奖。后来发表的《疑案，追踪到海南》（收入本书改名为《海南追踪》），洋洋4万余言，有着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个性、浓烈的环境氛围和流畅生动的语言，使人不得不一口气看下去。这篇案情小说尽管可称为通俗作品，但其中充溢着的阳刚之气和清新明快的叙述语言，使它区别于一般庸俗的警匪小说，因而也获得了《金田》笔耕奖。他改行调到文化部门之后，参加下乡工作队，从中又捕捉住新的生活感受，在《广西文学》上推出了三万余言的中篇《震荡》，对现实生活作了更深层次的剖析，颇为引人注目。他的最大长处，在于善于设计情节和结构故

事,使人物个性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得到凸现和升华。作者的才气,也就体现在这种合乎小说传统“操典”的“带着镣铐的舞蹈”之中,与现在某些青年作者对情节的轻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始终认为,故事情节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会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虽然有作家作过“散文小说”“诗化小说”等种种试验,但那都不过是小说这株大树上的某些细小枝桠,大树的根基主干,依然是故事情节,离开了它,小说就不会再是小说,而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阿表是个散淡的人,因为散淡,往往可获得比较超然的心态和冷静的视觉来观照社会生活。他的随笔《人过三十》,那种正话反说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令人不难看出他对现实、对人生的诸多感慨——这篇文章发表后,从不少读者的来信中,不难看出大家对他那种坦率诚恳、风趣幽默的喜爱。也正因为散淡,创作便显得懒散无谓,偶一为之,这对一个正当黄金年龄的作者来说,无疑是可惜的事。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1995年7月3日玉林

编者的话

产生编辑这套丛书的念头已有好些年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以至延搁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在全国还是在玉林地区,也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学创作上,应该说都是一个飞速发展、蒸蒸日上的时代。这套丛书,就试图将玉林地区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青年作者的主要创作成果作个总结。在文学事业日益困难的今天,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主要是靠作者们的积极奔走和通力合作。日后,如果有热心者能使这套丛书继续编辑、出版下去,那当是玉林文坛的大幸。

值此丛书第一辑出版之际,我们对玉林地区文化艺术助金会、广西民族出版社以及曾对这套丛书给与了热情支持的社会各界人士,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5年8月

目 录

序 潘大林(1)

天涯旅伴 (1)

震 荡..... (24)

伪 证..... (74)

海南追踪 (109)

人过三十(代后记) (183)

可爱的小风筝！”

她回过头来，娇嗔地说：“我要是一只风筝，就在天上飞呀飞，你再也别想见到我。”

“我是一缕温柔的风，你就是飘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时刻陪伴着你！”

她笑了，我也笑了。我确实是陪伴她到天涯海角去的。

四年前，在大学的校园里，我认识了她。这位来自天涯海角的美丽姑娘，像奔驰在旷野间的梅花鹿，高傲而不驯服。但是，我成了她众多追求者中唯一的幸运者，她首先征服了我，后来我也征服了她。四年后，我们毕业了，一同分配在广州一家有名的刊物当编辑。现在，我以未婚夫的身份，陪伴她回家探亲。离穗前，我们还约定，用旅途的见闻和感受，各写一篇小说。多么罗曼蒂克啊！

在一种自我陶醉的快乐中，我同她走进了火车站的候车室。候车室里，早就有十多个带着睡意的旅客等候在里面。也许是因为林琳美丽迷人，或是因为我身上背着新颖别致的印着“夏威夷度假”的旅行包，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到我们身上。管它呢，我俩手拉着手，来到一把长椅前坐下来，依偎着窃窃私语……

旅客渐渐多了，车站开始卖票，票窗前摆出了一条长龙。林琳惊讶地叫道：“哗！我们只顾说话，等一下就买不到车票啦！”她总喜欢用“哗”表示惊叹。

“跟你谈情说爱，就是误了车也值得！”我吐吐舌头笑道。

马上，我的大腿被她不轻不重地拧了一下。她佯怒地说：“值得不值得？”

就在这时，又一个旅客快步来到排在买票队列的最后。这是一位拄着拐杖的二十七、八岁的男青年，右腿已在膝盖处锯了一截，草绿色的裤筒软绵绵地摆动着。他吃力地提着一只半旧的黑色人造革提包，一只胀鼓鼓的军用挎包挂在脖子上。

“瞧，三条半腿！”我笑着小声对林琳说。

“什么？”

我悄悄指了指那人：“看，两根拐杖，一条完整的腿，半截残腿，加起来不就是了么！”

“你——”她用肩膀碰碰我的胳膊，不满地翘嘴说，“不许你侮辱人！”

“好好，算我说错，成了吧？你看行李，我排队。”我笑道。她有时真像个单纯得像一滴露珠似的中学生。

“不，一起排！”她娇嗔地瞪了我一眼。我只好和她一起排到了三条半腿的后面。

三条半腿把那只褪了色的军用挎包紧紧地抱在胸前，自顾低头想着什么。我揣摩，他那只挎包里装着的一定是一大笔钱或是能变成钱的珠宝。我朝林琳努努嘴，轻声说：“眼前的必然是一位中国式的葛朗台。”

她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没有说话。可是这句悄

悄话却使三条半腿猛地回过头来，双眼闪出威严的寒光。他听懂我说的意思啦？忽见他把目光停在林琳的脸上，突然露出吃惊的神情，随即显得有点慌乱地回过头去。他这副模样实在令我恶心。我的女友却歉然地低下了头。

我愤愤地哼了一声：“可恶！”
她不自然地笑笑：“不！他内心隐藏着秘密。”
“又是凭你们女性的直觉？”

“对！他那双眼睛多么复杂，像……”

“像一双饿狼的眼睛！”我打断她的话。

“不准你羞辱人家！”

我笑道：“你对这人产生好感啦？”

“你说什么哪？”她翘起了嘴巴。

“我意思是说，因为你哥哥也是当兵，所以你容易对军人产生好感，可你却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全都不是！”她有点生气地叫道。

我真的要惹她生气啦？不，不能在这愉快的旅途上留下半点阴影。我忙闭了嘴。

这时，三条半腿已经买了票，我连忙把钱递进售票窗。

上车的时间到了。我和林琳提着行李上了车，找到座位坐下。三条半腿也上了车，他拄着拐杖，像一根木头一样呆呆地站立在车厢的行人道上。

“同志，你不是买到票啦？怎么站着？”一位旅客问他。

“我的座位让给那老太太坐了……”

“哎，你来坐我的位子！”

“算了，你坐吧！”三条半腿拒绝了对方，转过身去，把臀靠在一个座位的边沿站着。他是一个多么怪僻的人。

汽车开出了车站，在公路上奔驰着，三条半腿胸前的挎包，像钟摆晃动着，而他始终保持着同一姿势，呆呆地站立着，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坐在一个临窗的座位上，林琳就坐在我的身旁。我们用甜蜜的口气，谈起了我们美丽的大学校园，我们声名显赫的教授，我们事业上的雄心壮志，还有我们以后联合发表小说该用什么笔名……我们的谈话引起了乘客们的注意，他们开始明白，在这小小的车厢里，有着两位被世人视为时代宠儿的大学生。三条半腿也回过头来，盯了好一会林琳，好像林琳是他的什么亲戚。

“我们让一下座位吧！”林琳突然对我说。

“让谁？”

“他！”她用手指指三条半腿。

“哼！堂吉珂德！”

“你干嘛对他这样……？”

“我对这些人有本能的厌恶感。瞧，都剩下一条腿了，还要装模作样地挺直腰板。既然他自信能站到终点站，那就让他试试吧！”

“他是军人，是为祖国献出了自己宝贵肢体的军人！”

“哼！你幼稚得像只有玫瑰色幻想的中学生！”

这一声“哼”竟是多么地轻蔑，我马上发觉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于是懊悔极了，这要刺伤她的心啊。她两颊涨红，毅然地站起身，朝三条半腿喊道：“喂，同志——”

我如坐针毡了。她把我置于一种多么难堪的境地啊。

三条半腿连头也没有回一下，也许根本没有听到她的叫声，她信手掠掠鬓边的散发，又提高声音叫道：“同志——”三条半腿感觉到了，慢慢地回过头来，露出惊讶和疑问的神色。他贪婪的目光在林琳的脸上停留多久啊，连我都快要忍不住。可她却嫣然一笑，跨过自己身边那位中年妇女，站到行人道上，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同志，请到我的座位坐吧！”

三条半腿的脸掠过一丝感激的微笑，但却摇摇头说：“谢谢。”

林琳黯然地垂下脑袋，紧紧地咬住嘴唇。三条半腿的拒绝大大地刺伤了她的自尊心。她摘下太阳帽，使劲地揉着，几乎要委屈得流出泪来。我暗暗高兴，站起身来，向她招招手，说：“回来坐吧，用不着对木头念佛！”

她呆了好一会，才回到座位上。我笑着安慰她：“算啦，让那伟大的堂吉诃德站着到达海安港吧！”

“不不！你不见他那双眼睛里隐藏着多少痛

苦？他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帮助！”她冲动地说。

“你太单纯了，阿琳，太单纯了！”我低声地说，轻轻地把手放在她的腿上。她默默地推开我的手，俯下头，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遐思中。

汽车颠簸着徐徐行驶，像一头疲惫不堪的老牛发出沉重的喘息。忽然，发动机发出几声“嘎嘎”的异响，汽车随即跑不动了。

胖胖的老司机“砰”地打开发动机的保护盖，弯腰检修起来。与此同时，乘客们开始用各自的方式发泄对司机、对汽车的不满。

太阳升得老高了，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晒得我的脸火辣辣地痛。我从林琳头上摘下太阳帽，歪戴在头上，遮住了半边脸。

老司机回到驾驶位试图起动发动机，可马达像哮喘病人痛苦地咳嗽那样吼了几声又熄了火。于是，乘客们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高潮。

三条半腿拄着拐杖走了过去，在老司机的身边看了一会，低声说：“我来帮帮忙吧！”

老司机用怀疑的目光望了他一眼。他又补充一句：“我在部队当特种兵，懂得修汽车！”

他不待别人回答可否，便半坐半蹲在发动机旁，腾出一只手插下去。发动机散发的热浪冲了上来，烤得他大汗淋漓。吊在他胸前那只挎包摆动着手，碍手碍脚，老司机大声地建议说：“老弟，把挎包放下来吧。放心，没人抢得去的！”

他摇摇头，下意识地摸摸挎包。那样子活像守

财奴时刻关注着自己的钱袋。大概他真的有两下子，故障很快排除了。老司机笑咪咪地递过一支良友牌香烟给他。

三条半腿摆摆手，示意不懂抽烟，又重新挺直腰板，并小心地摸摸那个褪色的军用挎包。

老司机笑道：“真是个好仔！喂，老弟，可要注意扒手啊！”

三条半腿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脸色霎时变得沉郁了。他默默地转身，慢慢地走回原来站的位置。人们向他投来赞誉的目光，他却若无其事似的。

林琳一直注意着三条半腿。

“又想什么啦？亲爱的！”我温存地握着她柔软而洁白的手。

“这位残废军人，他多好……”她实实在在地说。

“不，他一切都是在表演！”我冷冷一笑。

“你怎么这样说？”

“人的本性就是这样。”

“这是你的看法。”她低头沉默了一会，又说，“我觉得你变了。”

“是吗？你才是变了……”

她恨恨地摔过一句：“你变得自私、虚荣，挖苦人是你的专长！”

说完，她闭上了眼睛，任凭我说什么也不答理。几年来，我们虽然顶过嘴，红过脸，赌过气，那

只为爱情生活增添乐趣，可她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对待我。不知哪位诗人说过：旅途中容易得到爱情，也容易失去爱情。难道我也会在这次旅途中失去爱情？不不！也许这不过是她一时之气，用不了多久，她又会投入我怀抱的。

大客车在奔驰着。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站时，林琳身边的中年妇女下车了。林琳又站起来招呼三条半腿。他果真转过身来，看了看，然后一拐一拐地走过来，坐在那空位上。他依然没放下那只挎包，像进城农民的钱袋那样，死死捂在胸前。

她把头转向他，笑着小声问：“请问，你到哪里？”

他又说：“天涯海角。”人快快的坐平和素景并不只待的。“唉！我们同路。”她显得兴高彩烈。她干吗要高兴？干吗要说那个刺耳的“唉”？

三条半腿又扭过头，又一次打量着她，喃喃地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可恶！这完全是轻浮男子试图接近漂亮女人而玩弄的一种拙劣的手法。

“这……不可能吧？”

“可能是我记错人。对不起！”

“没什么，我很高兴你能对我这样坦率。不过，你干吗突然感到见过我呢？”

三条半腿垂下眼帘，沉郁地说：“生活就是这样奇怪，有时候突然看见一个人，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其实根本没有见过。我就是这样。”